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 第二十一回 軟水洋換將硬水 吸鐵嶺借下天兵

詩曰： 莽莽雲空遠色愁，嗚嗚戍角上征樓。
吳宮怨思吹雙管，楚客悲歌動五侯。
萬里關河春草暮，一星烽火海雲秋。
鳥飛天外斜陽盡，弱水無聲噎不流。

卻說碧峰長老傳令，著前後五營四哨船隻，盡行落蓬下錨，不許前進。適逢得元帥、天師詎在議論僧鞋之事，猛聽得這個消息，兩個元帥俱不解其意。只有天師說道：「這莫非是軟水洋來了？」三寶老爺一向耽心的是這個軟水洋，一說起「軟水洋」三個字，就嚇得他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連聲說道：「來到此間，怎麼是好？」王尚書道：「全仗天師道力。」天師道：「當原日碧峰長老見萬歲爺，萬歲爺問他軟水洋的事，他說道：『也曾自有個過的。』事至於此，豈可白食其言。」王尚書道：「相煩天師同往蓮臺之上走一遭何如？」天師道：「但去不防。」三位竟往蓮臺上去。只見雲谷報知長老，長老早知其情，迎著就道：「三公下顧貧僧，莫非軟水洋的事麼？」三寶老爺道：「正是。當原日承國師親許萬歲爺，擔當渡過此水，今日事在眉睫，特來相求。」長老道：「不消三位費心，貧僧自有個道理。三位請回本船，姑待明日便叮過去也。」三位只得回船。

天師心裡道：「好漢便讓他做，且看他做個穿來。」

卻說碧峰長老靜坐蓮臺之上，吩咐徒弟、徒孫各自打坐去訖。待至三更時分，將色身撇下，金光一聳，離了寶船，竟撞入龍宮海藏，早已驚動了東海龍王。那個龍王看見了燃燈古佛，忙近前來，繞佛三匝，禮佛八拜，說道：「不知佛爺前來，不曾遠接，接待不周，望乞恕罪。」長老道：「你是何神？」龍王道：「弟子是東海小龍神敖廣。」長老道：「我今領了南朝宋皇帝駕下寶船一千五百餘號，軍馬二萬餘萬，前往西洋撫夷取寶。今日到了你這個軟水洋，我特來問你，我的寶船怎樣過去？」龍王道：「寶船其實的難過哩！」長老道：「怎的其實難過？」龍王道：「若是佛爺爺，乃是三千古佛的班頭，萬代菩薩的領袖，過去何難之有？爭奈你寶船上許多軍馬，都是凡夫，況兼寶船又甚重大，遇此軟水，怎麼過得？」長老道：「據你所說，我的寶船就過去不成了？我這西洋也下不成了？」龍王道：「恰像也有些難處。」長老道：「我且問你，自盤古到如今，可也曾有人過此水麼？」龍王道：「盤古到今，豈無一個人曾經過得此水的！」長老道：「怎麼又過得？」龍王道：「說起來話又有根。」長老道：「是甚麼根？」龍王道：「當原先大唐朝，有個蜀郡成都人，姓袁，道號天罡先生，上察天文，下通地理，知道過去未來，曉得吉凶禍福，每日在□字街頭賣卦營生。其日有一個秀才來占課，袁天罡起下課來，說道：『占課君子，你不是個凡人。』那秀才道：『我不是個凡人，還是甚麼？』袁天罡道：『你是個水府龍神。』其神大驚，說道：『先生何以得知在下就是龍神？』袁天罡道：『不是我誇口說，我這課問無不知，知無不盡，算得天有幾萬丈高，算得黃河水有幾百丈深。大則泄漏天機，小則人間禍福，哪一件不知道？』其神說道：『你既是這等神課，你且算一算天曹該我幾時行雨，行雨該有幾千萬點？你若算得我著，我就說你是個神仙。』袁天罡道：『空算也不見得妙，我和你賭了罷！』其神道：『賭些甚麼？』袁天罡道：『我若算不著，我便不來賣卦；我若算得著，你便不要行雨。』其神道：『差池一點也不算贏。』袁天罡道：『便是。』只見起下課來，袁天罡道：『該你行雨快了。就在三日後，玉皇有旨，差你午牌時分起雲，未牌時分下雨，兩有四萬點。』其神道：『三日後沒有敕旨，才來和你講話哩！』

「過了三日，果真玉皇傳出一道旨意，著金河老龍午時起雲，未時行雨，兩有四萬點。火速毋違。原來這個占課的是金河老龍。金河老王接了旨意，心下大驚，說道：『袁天罡的手段這等神哩！我天曹的事故，都把他賣出銅錢來。我有個行幾點，去贏賣課的先生。哪曉得少行幾點，違減了敕旨，玉皇傳令該斬，差唐太宗駕下左丞相魏徵監斬。那時節金河老龍慌了，只得反來拜求袁天罡先生。天罡道：『你違了上帝敕旨，我是凡人，怎麼見得上帝？怎麼會救得你？』老龍大哭，拜伏地下，只是一個不起來。天罡道：『你起來罷，我有一計，可以救得你的性命。』老龍聞之，即時磕了幾個頭，爬將起來，拱立而聽。天罡道：『我教你一個斬草尋根的法兒。明日斬你的是魏徵丞相，丞相是唐太宗爺的親臣。你今夜三更時分前，到太宗爺寢殿托一個夢，將此情哀訴與他，煩他轉達魏徵，方可救你的性命？』老龍道：『太宗雖是天子，終是凡人，怎麼止得天曹的事？』袁天罡道：『太宗是個君，魏徵是個臣。君令臣共，何敢不聽。』老龍唯唯而去。

「夜至三更，逕到寢殿，托夢太宗，哀求他救命，細說苦情一番。又說是魏徵丞相的事理。原來唐太宗本是個不嗜殺人君，就是魂夢裡也會慈悲，聽知老龍這一段苦情，便就說道：『我救你一命。』老龍又哭哭啼啼說道：『千萬不要誤了我的事。』太宗爺道：『若是誤了你之時，一命還你一命。』老龍又哭哭啼啼說道：『只在明日午時三刻，挨過了這個時辰，小神就得了性命。』太宗爺道：『知道了。』老龍拜謝而去。太宗驚醒回來，原來是南柯一夢。

「唐太宗心下吃了一驚，卻又想道：『雖是個夢裡，我做天子的無戲言，只得救他性命。只是還有一件來，若是明白說了此事，又恐怕泄漏天機。』猛然間心生一計，無任歡喜。早上起來設朝，百官朝罷，聖旨獨留丞相魏徵同到文華殿對奕。唐太宗原是借此羈留丞相。魏徵丞相心裡想道：『今日玉帝有旨，差我監斬金河老龍；聖上又有旨，著我文華殿對奕，兩下裡盡有些妨礙。』一則是不敢泄漏了天機，二則是不敢違減了當今聖上，終是陽間天子要緊，只得陪著唐王著棋。魏徵丞相著了一會棋，到了午牌時分，只見情思昏昏，精神困倦，不覺的伏在桌子上打一瞌睡。唐太宗心裡想道：『正好不要叫他醒來，捱過了這個午時三刻，龍王之命可救矣！』一會兒丞相醒將回來，看見太宗皇帝陪他坐著，就嚇得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，忙忙的俯伏金階，奏道：『臣該萬死！臣該萬死！非臣敢慢君王，故意的瞌睡，只因玉帝有旨，差臣南天門外監斬金河老龍，復旨才回，伏乞我王赦罪。』說了一個『監斬金河老龍』，唐太宗只是口裡叫屈。撇了魏徵丞相，竟轉寢宮而來，悶悶的不快活。「夜至三更，金河老龍直至宮裡，拉住唐太宗，要他抵命。唐太宗驚懼，巴明不明，盼曉不曉。及至天亮，設聚兩班文武，商議龍王索命之事。當有護國公秦叔寶、鄂國公尉遲敬德出班奏道：『萬歲爺但放心，今晚小臣二人把住宮門，看是甚麼龍王敢進？』果真的到了晚上，兩個國公把守宮門。龍王又來時，抬頭一看，左邊是個天蓬星站著，右邊是個黑煞星站著，他哪裡敢進。龍王沒奈何，竟投閻君告下了一紙陰狀。陰司拘到唐王。唐王如夢一般，竟赴陰司對理。金河老龍說道：『你原說過了一命抵一命。』唐王沒奈何，對了閻君，親自許他削髮出家，前往西天雷音寶剎，面佛求取真經，超度老龍，托生轉世。唐太宗又遍遊地府，只見尉遲公鞭掃六□四處煙塵，多少士卒一個個困苦陰曹，無錢使用，也都來哀告唐王。唐王無計可施，當得判官崔珏借辦了東京城裡相老兒寄莊的金銀一庫，仍許了眾鬼魂，超度他一壇。唐太宗回轉陽間，如夢初醒。次日早朝聚集滿朝文武，當朝堂之上把個陰司地府的事情細說了一遍。即時傳旨東京城裡，找相老兒。尋來尋去，止尋得一個貧窮老漢，擔水營生，叫相老兒。原來這個相老兒年高八□，子息俱無，恐怕身沒之事無人燒化錢紙，每日食用之外，剩得幾文錢，盡數兒買了金銀紙馬，燒化在井泉傍邊。有此一段緣故，欽差校尉拿來進見太宗。太宗審實了他的情詞，賞他銀子，他不要銀子；賞他金子，他不要金子；賞他大官，他不願做官。唐太宗傳旨，敕建一座相國寺，奉他萬年的香火。至今相國寺尚存。「卻說唐王許下了老龍超度，果真的要削髮出家，前往西天雷音古剎，面佛求經。百官上表奏道：

『天不可一日無日，國不可一日無君。既是前言要踐，莫若張掛榜文，召集天下僧人，內中揀選個有德行的，代萬歲取經，庶為兩善。』唐太宗准奏，大張皇榜，召集天下僧人。果真的就有一個僧人，俗姓陳，金山寺長老拾得的，留養成入，法名光蕊，有德有行，竟往長安揭了皇榜，面見太宗。太宗大喜，封為御弟，賜名玄奘，帶了三個徒弟：一個是齊天大聖，一個是尚來僧，一個是朱八戒。師徒們前往西天取經。當得齊天大聖將我海龍王奏過天庭，封奏掌教釋伽牟尼佛。故此奉佛牒文，撤去軟水，借來硬水，才能過去。這今早晚兩潮，有些硬水，間或的過得此水。」長老道：「我就不用你們撤去軟水，你待何如？」龍王道：「既是佛爺爺

不要我們撤去軟水，越加省力，小神敢不奉承。」長老別了龍王，金光一聳，早已又在寶船上來了。只見天色將明，外面已自是元帥、天師都過蓮臺之上來了。國師心裡想道：「你們只曉得來看，哪曉得我和龍王磨了這一夜牙來。」心裡這等講，口裡一邊叫看茶。三寶老爺道：「不消吃茶罷，只求速些過去，就吃水也甜。」國師道：「不必趨禮貧僧，你們只管傳下將令，著大小船隻盡行起錨，以水響為度。但聽得船下水響，即忙的扯起篷來，望前逕走，再無阻礙。」三位心上也不分准信。只見將令已出，各船起錨。長老慢騰騰的走出船頭上來，三位都跟將出來。長老慢慢的問聲道：「各船上起的錨何如？」當有欽差校尉回報道：「各船上起錨已畢。只是船下水還不曾聽見響。」長老道：「你們站開來。」歇了一會，方才伸出手來，又歇了一會，方才溜出個鉢盂來。又歇了一會，方才口裡噴出兩三聲來。噯了這等兩三聲不至緊，天有些雲，海有些霧，長老拳了兩隻腳，駝了一個彈弓背，輕輕的走到船頭下，把個鉢盂舀起了這等一鉢盂兒水。須臾之間，船下的水微微的有些響聲，各船上一齊拽起篷來，照前便走，如履平地一般。船上還有一等不知事的，說道：「只說甚麼軟水洋，鵝毛也載不起，似這等重大的寶船也過了。」又有一等略知些事的，說道：「這個船行，都是我朱皇帝的洪福齊天，水神擁護如此。」這叫做是個耳聞是虛。只是三位老爺眼見的是實，眼見得國師取了一鉢盂兒水，眼見得大小寶船望前而行，眼見得長老把個鉢盂掛在天盤星上，那三位卻才辭了長老而去。長老也曾送他，只是吩咐欽差校尉仔細照管行船，吩咐徒弟非幻、徒孫雲谷，回到千葉蓮臺上打坐。

卻說那三位同船，都有些疑慮。三寶老爺說道：「敢是個掩眼法兒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便是個法，卻不是個掩眼法。」天師道：「這個法，我也猜詳得他著，不過是個天將天兵虛空撮過的手段。」王尚書道：「他那一鉢盂的水，是怎麼？」天師道：「那是個例子。常言道：『法九例，無例不成法。』」三寶老爺道：「我有個處。」即時差下藍旗官稟過了國師，明日鉢盂裡的水，三位老爺還要來面見發放。長老早知其意，傳言回道：「俟發放之日，請同三位老爺當面過來。」長老只在蓮臺上運神定氣，聽候寶船過洋。卻又這個軟水洋有八百里之遠，急切裡走不過去，只是喜得風恬浪靜，穩載而行。正是：

征西諸將坐扁舟，晚照風煙萬里收。一望海天成四塞，又垂日月浸中流。波翻簫鼓龍知避，水放桃花地共浮。聞道軟洋難覓路，也應穩載下西牛。

卻說碧峰長老坐在千葉蓮臺之上，收神運氣，俟候寶船過洋。且喜得連日風平浪靜，揚帆鼓楫而行。行了幾日，長老心裡知道軟水將過，吩咐徒孫雲谷，傳命欽差校尉，請過三位來。天師早已知道將過軟水洋，會同兩位元帥。三寶老爺道：「國師有請，不知甚麼事因？」王尚書道：「不過是個發放鉢盂的事因。」長老見了三位，便說道：「恭喜了！」三寶老爺道：「國師同喜。」長老道：「過了這個軟水洋，是我和你下西洋第一個關隘。」老爺道：「多謝國師佛力。」長老道：「朝廷的洪福，貧僧何功？」道猶未了，只見欽差校尉報道：「船頭之下，已是清水泛流。」長老聞知，即時起身而出，到於天盤星上，取下了那一鉢盂之水，拿在手裡，口兒又是這等噯了兩三聲。三寶老爺終是有些瘋子樣兒，看見長老拿了鉢盂，他快著口問道：「國師，你這個鉢盂裡的水，敢是個例子麼？」長老輕輕的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元帥在上，不要小覷了這個鉢盂。這八百里軟水，都在我這一個鉢盂之中。」這一句話說得不大不小，莫說是兩位元帥吃驚，就是天師也老大的蕩了些主意。長老輕輕的又噯了兩聲，把個鉢盂裡的水放將下去，就是倒瀉天河，穿沙激石。放了半日工夫，才放得乾淨。二位元帥見之，才害怕哩！天師卻才是死心倒地，扯著長老，只是磕頭。長老道：「天師請尊重！怎麼行這等大禮？」天師道：「老師父佛力無邊，伏乞師父指教一番。」長老道：「三位請坐下，容貧僧從直相稟。」

三位坐定。長老道：「這軟水洋匹毛枝草，俱是載不起的。是貧僧出乎無奈，夜來潛入龍宮海藏之中，央喚龍王。龍王道：『亙古至今，只是唐三藏西天取經，仗著齊天大聖，過了一遭。自後早晚兩潮，有些硬水，卻只容得一葉扁舟，怎麼過得這等重大的寶船？果然要過去，也須是奉佛牒文，撤去軟水，借來硬水，方才過得。』貧僧討了他這一個口訣，才把鉢兒舀起了軟水，口兒裡念動了真言，借些硬水，以此上才過得來。」天師又打了一個躬，唱了一個喏。王尚書道：「國師的鉢盂掛在天盤星上，這是甚麼佛法？」國師道：「八百里海水，終不然船上載得起，借著天盤星為因，其實的掛在天柱上。」三寶老爺道：「怎麼這等一個鉢盂，就盛得這許大的水？」長老道：「老元帥，你不記得水淹兜率宮，浪打靈霄殿的日子了？」天師道：「這就是我學生連燒了四□八道飛符的舊事。」大家反取笑了一場，這會分明取笑得有些意思。

猛然間藍旗官報道：「前哨的戰船險些兒一沉著底，喜的是回舵轉篷，天風反旆，方才免了這一場沉溺之苦。」那個海路本等是險，這個報事的官卻又凶，嚇得三寶老爺一天憂悶，兩眼雙垂。王尚書道：「老元帥何事這等感傷哩？」老爺道：「咱原日掛印之時，也只圖為朝廷出力，為中國幹功，倘得寸功，或者名垂不朽。哪曉得一路有這些風浪，有這些崎嶇，耽這些驚憂，受這些虧苦，終不然咱這一束老筋骨，肯斷送在萬里外障海之中！」王尚書道：「雖是路途險峻，賴有天師、國師，老元帥當自保重。」天師道：「凡事有國師在前，老元帥不必如此悲切。西來的路程，也只是這一個吸鐵嶺，過此俱是婦途。」三寶老爺得了這一段的勸解，歇了一會，問說道：「這便是吸鐵嶺麼？」長老道：「便是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寶船是鐵釘釘的，大小錨俱是鐵鑄的，刀槍劍戟都是鐵打的，卻怎麼得過去？」長老道：「列位請回，過嶺都在貧僧身上。」

即時送過了三位老爺，轉到千葉蓮臺之上，寫下了一道牒文，當時燒下。那道牒文，早有個值符使者奏事功曹，一直齎上靈霄寶殿玉帝位下親投。卻又有個左金童胡定教人接著，問說道：「這牒文是哪裡來的？幹甚麼事的？」功曹道：「是南膳部洲朱皇帝駕下金碧峰下西洋，過吸鐵嶺，特來懇借天兵，搬運鐵錨等件。」胡真人聽知道「鐵錨」二字，恰好又是個「買香囊弔淚，睹物傷情」。怎麼叫做個「睹物傷情？」原來這個鐵錨，都是他親手自造。只見胡真人拿了這道牒文，竟自展開，奉上玉帝。玉帝看來，牒曰：

於維大明，三光協順；暨我皇上，萬國來王。帝道光華，寶篆啟千年之景運；乾文璀璨，璇臺符萬壽之昌期。不忍國墮，陷彼西洋；爰命雄師，赫然東出。戈戟散飛蛇之電，鼓擊掀震蟄之雷。鳴劍伊吾，揚帆海濱。胡吸鐵之有嶺，嗟破竹之無門。恭薦犧牲，用申短牒。望形輿而敬止，拔玉座以綏安。願假天兵，快茲戎器。庶鯨鯢就戮，見西海之無波；果氛診頓消，得太陽之普照。無任延結，須牒施行。

玉帝看了牒文，即時准奏，傳下一道玉旨，欽差三□六天罡，統領天兵四隊，往西洋大海吸鐵嶺下，搬運寶船上鐵錨兵器等項，不得有違。

玉旨已出，誰不遵依？只見三□六天罡領了天兵四隊，竟自駕起祥雲，望西洋大海而來。見了古佛，領了佛旨，把些寶船上的鐵錨兵器，無論大小，無論多寡，一會兒都搬到西洋海子口上去了，各自駕轉雲回。長老心裡又想到：「鐵錨兵器雖是搬運去了，這些大小船隻，卻都是鐵釘釘的。我身上的金翅吠琉璃，也要得個好力士，才用的快捷。」好個碧峰長老，念上一聲佛，佛法一時生，轉身寫了一個飛票，差了一個夏得海，竟投西海中龍宮海藏而去。只見西海龍王敖順，接了佛爺爺這一個飛票，票說道：「票仰西海龍王，火速統領犀侯鱷伯一千水獸，前到寶船聽候指使毋違。」龍王領了飛票，即時點齊一千水獸，統率前來，見了佛爺爺，稟說道：「適承飛票呼召，不知有何指揮？」長老道：「敬煩列位，替我把這些船隻，抬過吸鐵嶺沙河，逕往西洋海子口上。須在今夜，不得遲誤雞鳴。」龍王道：「抬便容易抬得，只是盡在今夜，似覺得限期太促了些。」長老道：「我還有你一個寶貝在這裡。」龍王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若是佛爺爺拿出那個金翅吠琉璃來，照著前面後面，抬的便輕巧了。這五百里路，不消呼吸之間。」長老取出一個寶貝，交付龍王。龍王拿了這個寶貝，親自領頭。後面一千水獸抬了船隻，一會子就是西洋海子口上。龍王交還了琉璃，說道：「佛爺爺，這鐵沙河今日經過了，這個寶貝卻有□年不生鐵，卻有□年走得船。」長老道：「要他千萬年走船。」龍王拜辭，領著水獸而去。長老又坐在千葉蓮臺之上。

卻說三寶老爺耽驚受怕，巴不得天明，來看長老的手段。及至天已微明，船上人都嘈嘈雜雜，你也說道：「不見了錨。」我也說道：「不見了錨。」有個說道：「失了的。」有個說道：「走了的。」有個說道：「飛了的。」一會兒戰船上軍士起來，又羅囉

嗚嗚，你也說道：「不見了槍。」我也說道：「不見了劍。」張也說道：「不見了戟。」李也說道：「不見了刀。」一嚷嚷到三寶老翁耳朵裡來。老翁又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這些錨和這些軍器，想都是吸鐵石兒吃掉了。」飛星差人報知王爺船上。王爺早已知道了，又飛星差人報知天師。天師早已知道了，又差人報知碧峰長老。只見長老船上的錨，照舊在船頭上。校尉還不曾起來，傳送官回覆三寶老翁道：「某船如此，某船如此。」老翁道：「快請王爺同天師來。」只見王尚書會了天師，天師也不解其意，一同見了老翁。老翁道：「同去問國師就見明白。」長老接了三位老翁，笑了一笑道：「列位都為不見了鐵錨軍器而來。」老翁道：「敢是吸鐵石兒吃掉了？」長老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是貧僧受了元帥鈞旨，費了一夜辛勤。我和我的船已自過了吸鐵嶺，這如今是西洋海子口上了。」老翁道：「吸鐵嶺有五百里之遙，如何一夜會過得？」長老把個牒文、飛票兩項事，細說了一遍。三位老翁心下老大的吃驚，一齊的打躬，一齊的作揖，哪一位不欽敬。老翁又問道：「天兵搬的鐵錨在哪裡？」長老道：「在這西崖百步之內便是。」老翁傳下將令，責令各船人夫、各船軍士，前往崖上百步之內抬回錨來。這些人夫、軍士跑上崖去，百步之內是有無限的錨，只是一個也抬不動。

卻不知這個錨怎麼樣兒抬不動，又不知往後去這個錨怎麼樣兒抬得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